

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

勞 榘

戶口數目之升降

在二千年以後的現在，要對於二千年前人口的增減和稀密得一個很明確的輪廓，誠然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我們現在只可憑正史的記載來估計，但正史所根據往往不是實際戶口數目而是納稅戶口數目，其中可靠程度自然要打個折扣。依常例推測，每經一次大亂總有許多人口流亡，流亡的人口總是流動的，縱有能容納流亡的地方，也未必能全登載籍，因此人口總數便突然減少。實際却不盡然。再則人口數目的紀載只要不是同一個來源，往往有很大差異；如果拿來比較，結果會有許多不合理的增加和減少。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直使人難於着手，而不能得到有力的結論。所以我們現在只可以將沒有矛盾的史料，依時代來排列，而互相矛盾的史料，則將史料來源加以辨別，再尋求比較可以說的過去的結論。

秦漢之際經過一次大的混亂，人口流亡，舊的都會變作荒涼地方。漢書（以下凡引漢書者但標子目）陳平傳：

『高帝南過曲逆，上望其城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此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

可見漢初有些地方戶口尚不過秦時六分之一，但事後來招集流亡的結果，文景時許多地方都在高帝時一倍以上（見高惠功臣侯表序）。自然流亡人民不見得都回故土的，我們看吳國和越國向來是斷髮文身，至戰國時越國亡後便寂然無聞於世，荆王劉賈也不值黥布的一擊。但到吳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以後，會稽一郡居然產生了不少聞人（詳後），當然是中原去的人帶的中原文化無疑。

西漢人口增減的大勢，從循吏傳序可以看出來：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及至孝宣……興於閭閻……厲精爲治……稱中興焉。』

可知漢代人口在宣帝以前是日就增加的，武帝時雖然『外攘四夷，內改法度』但人民的流徙，當然較死亡爲多。而且當時政治有相當的安定，二百餘萬的流民都安置到北邊（萬石君傳），尚有移就寬鄉的利益。宣帝時雖然有人說一般二千石『僞自增加，以蒙顯賞』（循吏傳）但這是沒有憑據的話。現在姑不論宣帝是『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的人，不能隨便欺詐；即令有之，而人口增加即賦稅增加，二千石對於這新增的算賦，從何處賠起？大概漢代奉祿，並不十分充裕，一般官吏自要從賦稅中設法，有人將『陋規』歸公來蒙顯賞，自然就有人不願意了。所以武宣之世，人口定有增加。

由宣帝到西漢末年又有五十多年，這五十多年人口又增加將近一倍，張敞傳云：

『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

漢書地理志平帝元始時山陽郡的戶口則爲：

『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口八十萬一千二百。』

山陽郡在元帝以後是天災人禍頻經的（見元紀成紀哀紀），尙能增加將近一倍，其餘各地更可想而知。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元始王莽秉政，戶口之盛，必多增飾。班豈不知，蓋取最後之籍以爲定，不必以其盛也。』這話是不見得對的，第一王莽增飾元始戶口並無直接證據可以斷定，第二班固所見的西漢人口總數的記載，必不僅元始而已，如果增加得沒有道理，班必不取。再王莽時如有增飾，也在改郡國名稱的時候。元始初年王莽初政，百三郡國非盡王莽私人，何能盡從王莽之意？（東郡戶口亦不少當時東郡正爲反對王莽的翟義）。『

經過王莽末年的騷亂，人口數目又突然降下。東漢人口從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所引伏無忌的伏侯注可以看出增減的大勢。今列其口數如下：

年代	口數	對中元二年之百分比
光武中元二年	21,007,820	
明帝永平十八年	34,125,021	163%
京帝章和二年	43,356,367	209%
和帝永興元年	53,256,229	254%
安帝延光四年	48,690,789	232%
順帝建康元年	49,730,550	237%
冲帝永嘉元年	49,524,183	236%
質帝本初元年	47,566,572	227%

以上的數目以和帝時爲最多，這正是後漢書和帝紀論所說『自中興以後，迄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自和帝以後突然減下去，大概由於羌禍，當時羌人居然『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安紀永初二年），『寇河東，遂至河內』（永初五年）自然要增加不少的流亡。及『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永初五年），則西北各郡的一部分人民自然非逃即虜，人口總數是不能不大受影響的。順帝以後稍有增加，正是流亡稍能定居之故，但當時正在梁冀當政的時代，『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梁冀傳），吏治決不會清廉，冲質二帝時代人口略有減少，匿報的事大概是不能免的。

此外紀載東漢人口的另外又有個系統：

永和中（順帝）	53,869,588（續漢郡國志注引漢官儀）
永嘉二年（冲帝）	61,086,224（同上引帝王世紀云較前增7,216,666）
永壽二年（桓帝）	56,486,856（晉書地理志）

和前所引伏侯注相差甚遠，大抵伏侯注所載爲徭役戶籍，此則並復除而言。從永和到永壽十年之中增加二百餘萬當然是很可能的事。據華陽國志桓帝永興二年巴郡的口數較郡國志所紀多出八十萬，或者根據的也是並復除者而言，但在此時候人口有增加是的確的。永和到永嘉五年中從五千萬人口中增加七百餘萬，即五年中自然增加率爲百分之十四，這個比例固然不算小，却也不是不可能。劉昭注說『應劭漢官儀

……應載極盛之時，而……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則此數目中似尚有問題，不過劉昭注並無確切證據，我們不妨認應劭和皇甫謐所舉都可以相信。至於桓帝時人口較冲帝時減少的原因，大概因為天災和人禍的頻仍，所以人口逃亡了。

人口的流亡與災荒和兵禍有密切的關係，現在凡有記載的災荒或兵禍，不論災情的輕重或災區的大小，只要在一年內所發生即作為一次，如果一年中有幾處地方發生災荒或兵禍也只作一次災荒或兵禍算，如果同一災荒或兵禍延長兩年，則作兩次算。外寇內侵算，向外征伐不算。如此，可列表如下：

世代	年數	災荒數	兵禍數
<u>光武</u>	三三	六	二一
<u>明帝</u>	一八	一	二
<u>章帝</u>	一三	二	四
<u>和帝</u>	一七	八	五
<u>殤帝</u>	一	一	一
<u>安帝</u>	一九	一四	一三
<u>順帝</u>	一九	九	一一
<u>冲帝</u>	一	一	一
<u>質帝</u>	一	一	一
<u>桓帝</u>	二一	一五	一六
<u>靈帝</u>	二一	一一	一七
<u>獻帝</u>	三二	七	一八

因為西漢的人口數目，只有元始時代可考，無從比較，所以未將西漢災荒和兵禍的次數列出。東漢在和帝以前兩者的比例數都不大，所以人口增加。安帝以後災荒和兵禍次數較多，所以人口的增加究竟比較安帝以前遲緩，而且有減少的時候，因此我們不能不注意天災和人禍在人口數目變化中影響的重大。

關 東 區 域

現在先討論關東的所在：

漢都函谷關以西，凡函谷關以東，應當都是關東，但依照漢人普通的習慣，却不盡如此。關東固然可完全指函谷以東（見日知錄山東條），但也可以只包括江淮以北，沿北邊諸郡以南一帶地方，武帝紀元狩四年：

『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

則長江流域的會稽，自然不在關東的範圍以內了。貢禹傳：

『諸官奴婢十萬餘人……宜免爲庶人稟食代關東戍卒乘北邊塞候望』

則北邊諸郡又應當在關東範圍以內了（見趙充國傳賈捐之傳）。本來關東在漢代只是一個廣泛名詞，他的範圍在漢代也本來未曾嚴格規定。所以我現在爲方便起見，不妨將北邊除去燕代的舊疆，南邊除去荆揚二部，將淮河以北函谷和太行以東假定爲本篇中的『關東』。

關東大體上是距海面上二百尺以下的平原，既不似西北各處的沙漠和山嶺，也沒有東南各處江湖和藪澤。自然在畜牧和農墾上是阻力最少的地方，我們不必繁徵博引，只要看一看殷商的都邑，和春秋參與盟會的諸侯所在，就知道這個地方在古代的中國是如何的重要。我們在先秦的書籍和史記裏面很可以找出不少關於這些地方農業的發達工商的進展和人口繁密的記載，最可以注意的是漢代的濟陰郡，郡界不過相當現在曹州附近四縣的地方，而人口却就有一百三十多萬；他的發展，自然和各方面農工商業都有關係的，而我們尤其應當注意的却是這個地方爲什麼發展。濟陰即戰國之陶，史記貨殖傳：

『范蠡……之陶爲朱公，朱公以陶爲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可知陶的發展，就因爲地方適中和交通便利的關係，不然陶距當時的名都，臨菑，曲阜，新鄭，洛陽，大梁，邯鄲，固然都不很遠。但距雍，郢，並不算近。只能算關東之中，如何能算天下之中？以政治言周公營洛邑取其道里相均（見召誥），以軍事言戰國時人所說韓魏天下之樞都在陶以西數百里，可見先秦政治軍事中心的地理方位是和經濟的中心是不一致的。陶爲天下之中的所謂天下只應當專指當時經濟的天下而言，自然不會包括西陲的都邑了。梁惠王不攻趙而先舉秦，齊閔王不取宋而

先經營燕，或者更為聰明些，所以不如此做，完全受了關東財富的引誘。結果關東諸侯戰爭的互相疲弊，使秦得以從容經營巴蜀的富源，而卒以吞併天下。

秦併天下以後徙天下富貴和豪傑於關中和巴蜀，對於關中的富力固然增加，但關東的富源，是不能移到秦國本部的。所以到漢代關東仍代表大部分國家的財富，我們從下列幾點可以看出關東的發展。

(一)農業——漢代最重要的生產是農業是毫無疑問的事，我們只看看當時一般人所發的重農論調，就知道當時農業是如何的重要，這種情形自不僅關東為然，現在所要討論的不是關東的農業是不是重要的生產，所要討論的是關東農業比較其他地方究竟發展到如何的地步。我們現在看起來漢代領土除去關中和巴蜀均不足與關東相比擬的，而關中的糧食還要仰給於關東。在漢書本紀上面邊郡的災荒往往不大理會，而關東的災荒則大書特書。其實邊部大都在高原和沙漠，雨量自然遠不及關東，災荒自應當較關東為頻繁，但因為人口稀少和糧食出產不及關東的重要，所以闕而不書了。

漢代關中仰給關東的糧食，我們可以得下列的證據：

元鳳二年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昭帝紀)

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下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帝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溝洫志)

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輸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食貨志)

張良……曰……夫關中……阻三面而固守。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張良傳)

陳留天下之郊，四會五遠之區，今其城中多積粟。(酈食其傳)

秦轉濱海之粟致之西河。（伍被傳）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枚乘傳）

秦……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睡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主父偃傳）

從上可知秦漢建都關中之時，不僅關中需要大量的關東糧食，即朔方北地一帶的糧食也是從關東運輸去的。當時運輸的道路，大抵是在滎陽以下，分許多運河總共集中在滎陽。運到滎陽以後，停儲在敖倉再行轉運上去。敖倉既然存儲大量的糧食，所以劉項的爭雄，景帝時和吳楚七國的叛亂，都以敖倉的得失為成敗的關鍵。雖然敖倉儲存下的糧食，是產自關東的。

關東農產的發展，固然仰仗天賦下一望無際的平原，但除此以外溝渠的發展也很有可觀。禹貢一書完成的時代至晚當在戰國之世，從他紀載的詳略看去的確是關東人所作。其中隨山導川，任土作貢，計畫的周密，調查的詳明，可以反映當時水利的大概。此外關於水利的紀載如西門豹治鄴和鴻溝午道的開鑿之類，亦多有可指。關東水工是經過長時間訓練的，秦人後來開渠仍然仰仗着關東的水工，如鄭國之流。秦漢以後關東的水利更為發展，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所載除去關中蜀郡北邊一小部分外，大體都是屬於關東的。水經注所載有水和無水的舊陂，也大部是在關東。關東既得着天賦的膏腴，更得着人工的灌溉，自然成了中國的穀倉了。

（二）工織——田野開發農產豐富的地方，人口自然較其他未開闢的地方為稠密，因之器用的產量也就增多，所以在農產區中的都會也就很容易，成為附近區域的工業中心。關東物產是豐富的，人口是繁密的，原料的供給，製造品的售賣，是不容易成問題的，自然有成為當時中國工業最發展區域的可能。漢書地理志中有工官的郡凡十，計河南郡，南陽郡，濟南郡，泰山郡，潁川郡，河內郡，蜀郡，廣漢郡，據續漢郡國志注說『凡郡縣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即工人多的郡縣置工官，主製造物品和收稅，製造物品是供給皇室用的，其發賣者則由工官收稅，由此可知設工官地方，就是工業發達的地方，而其中除過兩郡在巴蜀外，其餘都在關東。

漢書地理志除工官以外，還有服官，所在爲陳留郡襄邑，齊郡臨菑，其中齊郡的服官似乎規模更大，元帝即位時貢禹上疏稱『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急就篇『齊國給獻素繒帛』，地理志謂『齊俗靡侈，織作冰紈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天下』，到元帝初元五年從貢禹言罷去。但不久又恢復，所以哀帝即位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工之物皆止作無輪』。未言罷齊三服官，止言止作害女紅之物，可見三服官至哀帝尚未廢。故後漢章帝紀尚有關於三服官的記載，任城距齊國不遠，大抵也是出縑帛的地方，流沙墜簡：

『任城國亢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二十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

館遠及邊塞可知其產量了。襄邑一地是織業的中心，元紀注『襄邑出文綉』，鹽鐵論本議『兗豫之漆絲絺紵』，王充論衡程材篇云『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綿，純婦無不巧』。續漢輿服志『襄邑歲獻織成原文』，左思魏都賦『襄邑錦繡』，尚書正義和南齊書輿服志，也都說漢世袞衣和綉錦是出在襄邑的。睢陽屬梁國距襄邑甚近，也是織業中心，灌嬰本爲睢陽販繒者，太平御覽八百十九引晉陽秋『有司奏依舊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元和郡縣志河南道『宋州出黃綿』，可見後世還承漢代之風，又國策『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鹽鐵論『齊陶之縑』，可見從現在的開封經過曹州兗州，泰安到青州一帶都是漢代產布帛的區域。

鹽鐵——鹽鐵是晚周的新興工業，史記貨殖傳對這些人是特別注意的，但他們所在的地方却大部分在關東和蜀郡，史記貨殖傳云：

『猗頓用鹽起，（集解『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蒸……有魚鹽棗栗之饒；……齊帶山海，多文綵，布帛魚鹽；……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傾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臨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家致富數千金』。

鹽鐵的出產，固然不限於關東，但關東爲人口密集之區，所以鹽鐵業在關東特別易於發達，蜀郡的卓氏程氏也是由山東遷去的。

漢書地理志所載有鐵官凡四十六，其在關東諸郡的有宏農二，濟南二，東海二，河內，河南，潁川，汝南，南陽，山陽，沛郡，魏郡，常山，千乘，太山，齊郡，東萊，琅邪，中山，膠東，東平，城陽，魯國，楚國，各一，計在關東的凡二十六，居鐵官總數的大半。鹽官凡三十五，其中東萊五，琅琊三，北海二，鉅鹿，勃海，千乘，各有一個鹽官。計在關東的凡十五，亦將近一半，其不在關東的只上郡有鹽官二，其餘各郡只有一鹽官，決不如東萊，琅琊規模之大。則魚鹽之利，當然要數齊國舊疆爲最了。

王莽所作的五均六筭，實亦承受西漢的鹽鐵酒榷均輸，不過西漢的酒榷，均輸，鑄錢，名山大澤，統包在鹽鐵一個大題目之下，則鹽鐵的重要似乎不是可疑的事，王莽後竟因此爲失去關東原因之一。

(三)商賈——關東的商業，向來比關以西爲發展的。我們看管子施政的方針，就和商君書有許多地方不同。到戰國末年呂不韋以陽翟大賈，居然能左右萬乘大國。在史記貨殖傳所紀，也大都分都在關東，因爲商業的發展地方也就是人口集中的都市，所以王莽時五都之市，（洛陽，臨淄，宛，邯鄲，成都。）有四個是在關東的。陳豨起自趙代，公孫瓚起自燕南趙北，都距邯鄲不遠，所寵多商販庸兒，後卒因此致敗。陳豨和公孫瓚皆一代驍雄，決不能無故授人以柄，其中有經濟關係，可想而知。所以趙王彭祖爲賈人權會，遂可多於國租。而劉盆子後半世的生活也僅恃均輸之稅。

因爲一切生產關東比其餘地方發達，人口也比稠密。據漢書地理志，河南，東郡，陳留，南陽，潁川，均在一百五十萬人以上，而三輔反無過百萬者。三輔地本非甚小，且經過若干次移民，而仍不及關東，可見關東地理環境之優越。

在人口比較稠密，產業比較發達狀況之下，當然貧富比較懸殊。因之在豪富之家自然奢濫逾恆，所以女樂較爲發達。而過剩的人口變成游食之民，所以生出說士和遊俠的現象。

戰國之時，已經有許多人離開田地，史記蘇秦傳『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

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就是不能得百畝之稅，方做說客的（食貨志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亦同此。）這種情形，自不能見於『寬鄉』。在漢初說士有齊人婁敬，羊勝，公孫詭，邵陽；楚人陸賈，伍被；薛人叔孫通；范陽人蒯通；高陽人酈食其；河陽人息夫躬，趙人江充。無一人爲三輔涼州者。後來漢代的政治漸漸安定，諸侯亦不能自置二千石。『說士』這一條路雖然走不通，但漢武又闢新的選舉方法，使士有所歸。（見武紀元光元年，五年，元朔元年，元狩六年。）此外燕齊的方士，且有得封侯尚主者。關東才智之士自不至窮而生變了。其時關東舉士之多，觀東方朔傳可知。

『武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之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千數。』

其時所得之士，如公孫弘，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嚴安，徐梁，主父偃，東方朔，終軍，枚皋等，無一人是關西將家之子。這正是關東關西的分際。但取士本不止一端，史記龜策傳所稱『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確也是實在情形，因為從先說士本非一端，決不是『縱橫家』三字所能概括的。

其次是游俠之風，這也是繼承戰國諸公子養士之習的，漢書游俠傳序云：

『陵夷至於戰國……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燕有孟嘗，楚有春申，皆籍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及至漢興……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逐於閭閻。』

這都是在人口繁密地方，優裕生活狀態之下產生的。

戰國策齊一『臨菑甚實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蹴鞠者。』（此雖未明言游俠，但『鬪雞走犬』和『六博』都是游俠的事，

觀下例可知：漢書宣紀『高材好學，然亦喜遊俠鬪雞走馬。』漢書袁盎傳『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送喪客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漢書朱博傳『好客少年捕搏敵行稍遷爲功曹仇俠好交。』）

可知戰國的齊已有此等現象了。游俠之徒既然是鬪雞，走犬，蒲博無所事事，必不是有煩重事務的人所能做的。只有貴族和豪民方能做到，此外亦只有無業游民而依附於貴族及豪民者。此即所謂養士之『士』，若無人養，他們便自己組織起來，即是遊俠。漢時他們的首領劇孟『家無餘十金之財』而郭解『貧不中譽』此等人不必盡豪富也。但他們必須在國內『財富的中心』，然後所用的錢，方有來源。（此亦猶清代北京如非都城，亦不能有人『吃倉訛庫』也。）所以遊俠必須在人口繁密，生活優豫之地方。

我們從史記游俠傳知道他們大概都是關東人。

『魯朱家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自關以東莫不延頸。』

『楚田仲以俠，喜劍，父事朱家。』

『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

『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瞿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集解陝擬當作郿潁川有郿縣南越傳郿壯士韓千秋也索隱陝當作郿）。

『郭解軹人也。……徙豪富茂陵……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

可見五陵遊俠是漢武帝徙豪富遊俠以後的事，以前只限於關東。在漢書游俠傳所補的幾個人，大概都是依附權門，自命爲遊俠而已，和史記所載的遊俠，完全『貌似神非』了。

其三是女樂，邯鄲是戰國產生女樂的地方，秦漢以後此風尚盛，所以李斯諫逐客書提到趙女，秦始皇和趙王遷的母都是邯鄲倡。漢魏外戚傳中后妃以邯鄲倡進的甚多，在其他各傳中也能看出些例子，如：

江充傳『趙國邯鄲人也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趙太子丹。』

類聚五七引王粲七釋『邯鄲子女，三齊巧士；名唱祕舞，承閑并理。』

可見趙女的歌舞已成爲一種風氣，故涇池之食秦使趙王鼓瑟，其見於漢代者如：

楊惲傳『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鹽鐵論通有『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

萬石君傳『有姊能鼓瑟。』

則良家婦女皆然，不限於倡伎了。但善於音樂不限於趙地的，如：

戰國策齊一『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齊王將閭傳『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

淮南王安傳『好書鼓琴。』

藝文類聚五十七張衡七辯『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代叙。』

定陶恭王傳『長多村藝習知音聲。』

初學記十五袁安夜酣賦『拊燕竽，調齊笙，引宮徵，調清平。』

其他都在東方，而秦人却只知道原始打擊音樂的缶，（史記藺相如傳李斯傳，）由是知東西習尚之不同和文化程度及社會狀況之各異了。

因為東方生活狀況之不同，所以人口最密的齊人，也就是最詭詐的：

梁孝王傳『招延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公孫弘傳『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建此議今皆背之。』

張湯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

在關中地方完全和關東不同，只有蜀却很相像文士有司馬相如揚雄，巧佞人有王商傳所載的張匡和儒林傳的趙賓，貨殖傳中除去關東人以外，還有巴寡婦清，臨邛卓氏一類的蜀人，大抵蜀郡成都一帶，富饒略同關東，而人民亦為關東所遷往，如項羽傳所云：

『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

卓氏之流原亦關東人，其中自有不少東方遺傳下來的習慣。文翁等一二個賢太守，固然可以將文化稍為提高，但以文化閉塞之區，忽而超出三輔以上，決不是一個偶然的事。

所以我們可以假定一個結論：

『關東爲中國古代文化發生之地，所以人口較關中爲密，財富較爲發達，文化較爲卓越，而風俗亦較爲澆薄。』

至東漢一代因爲都邑的關係，自然更注意關東，固然在續漢郡國志所記關東戶口不如漢志所在的多。但在全國總數的比例中，仍爲最稠密之處。

西北邊郡

西北邊郡指沿匈奴和西羌一帶的地方而言，在戰國時大都爲秦和燕趙的疆域和匈奴的舊壤。因爲迫近胡寇，所以民風常較其他地方爲武勇。從出產方面說，因爲是沙漠的高原，所以出產遠不及關內和關東。在注意邊防的時候，固然加意經營但中央政權移到甘於自守的關東貴戚和不願多事鄉曲儒生手中，却往往主張棄邊。因此衍成後來的大患。

邊郡的情形從以下幾條可推知其大概：

(一)民風

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邦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無道，家屬徙焉。……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通焉。……鍾代石北迫近胡寇，……好氣爲姦，……冀部之盜賊常爲它州最，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也，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地理志）

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漢興郁郅：王園，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趙充國辛慶忌傳贊）

(二)物產及商業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自武威以西，……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

之畜，爲天下饒，……鍾代石……好氣爲姦不事農商。（地理志）

董卓……曰『隴右材木自出取之甚易』。（後書楊彪傳）

西域殷富，多珍寶，西域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遣恂奴婢宛馬，金銀香鬪之屬，一無所受。（後書李恂傳）

陳龜……拜爲度遼將軍上書曰，『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後書陳龜傳）

崔實……出爲五原太守，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績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紉練縑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後書崔實傳）

廉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後書篇范傳）

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徙居北地，子都子橋以貲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後書梁統傳）

上郡北地安定土廣人稀饒穀多畜。（鄧禹傳）

蓋延……漁陽要陽人也，邊俗尙勇力而延以氣聞。（蓋延傳）

賈宗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後書賈復傳）

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後書寇恂傳）

由上看來從遼西到敦煌的幾個邊郡有些共同之點，（1）地曠人稀，（2）風俗剽悍，（3）生活兼畜牧及游獵，（4）人民多內地貧民亡賴徙居者。

在右北平漁陽等郡是燕所開的，其徙民的事現已無可考。在秦代所開諸郡除係秦本土以外，大都是政府的命令去徙的（漢書鼂錯傳）。漢代政令因秦之舊，徙民事亦因而不改，到武帝開西北邊郡遂有大徙民的事，見於漢書者有：

元朔二年徙朔方民十萬口。

元狩四年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以上見武紀）

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昭紀）

……驃騎將軍擊破匈奴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與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以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西域傳）

由是可知邊郡徙民數目之多，其分布直到了現在的新疆。其徙民又得田地耕牛種種優待（昭紀，鼂錯傳）武帝時屯田卒到六十萬人（食貨志）其中也有不少成為邊郡人民的，自然邊郡人民的數目較前增加，除去河西四郡比較稀少，其餘如五原代郡天水隴西和宏農漢中的密度是十分相近的。所以西漢邊郡捍禦外寇，是有相當的力量。又因郡人總是和羌胡相抗禦，所以六郡良家子成為皇帝的期門羽林，而關西為出將之所。

到王莽時候因為邊警的原故，人口又減少起來：

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空虛，野有暴骨矣。（匈奴傳）

光武初年因為匈奴邊警的關係竟徙民於內地（十年徙定襄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並見本紀）邊郡更加空虛。但這種狀況是不能持久的所以以後又有恢復原狀的必要。

續漢志引漢官儀『世祖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邊陲蕭條，靡有孑遺，鄣塞破壞，亭隊絕滅。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謁者分築烽候，壁壘稍興立郡縣十餘萬戶，（孫星衍曰案二字有譌）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

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難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徒以實之。』

但事實上究竟不能恢復的，光武紀注引東觀記云。

『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悔前徙之。』

到明帝時因為中國邊郡沒有力量，北匈奴的寇警，也要依仗南匈奴去擊退。在永平五年再『發遣邊郡人在內地賜裝錢二萬。』永平七年又募死囚徙發邊郡，邊郡人口

問題的嚴重可想而知了。

在如此忽略國防狀況之下，西北邊郡變成空虛，匈奴之患雖減，而羌禍又發。

西羌傳（安帝永安六年）羌遂入寇河東，遂至河內，百姓相驚皆奔南度河。

……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

在這種摧殘之後，西州元氣終漢之世不復，順帝永建四年雖然復安定北地上郡歸故土。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死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後漢書順帝紀）但仍不足以填故土，以後又在永建十五年，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後漢書南匈奴傳）於是西北遂顯出意外的蕭條了。以下爲兩漢西北人口的比較：

郡國名	平帝時	順帝時	減
金城	149,648	18,974	130,071
天水	261,348	13,138	252,210
武威	76,419	34,226	42,193
張掖	88,731	26,040	62,691（由張掖分置之兩屬國都尉未計入，總數約萬六千人）
酒泉	18,137（戶數）	12,706（戶數）	5,431（ <u>酒泉續志</u> 無口數，故用戶數）
敦煌	38,335	29,170	9,195
安定	143,294	29,060	114,234
北地	210,688	18,637	192,051
上郡	606,658	28,599	578,088
武都	235,560	81,728	135,832
隴西	236,824	29,637	207,187
西河	698,836	20,838	679,998

<u>朔方</u>	136,628	7,843	128,785
<u>五原</u>	231,328	22,957	208,371
<u>雲中</u>	173,270	26,430	146,840
<u>定襄</u>	163,144	13,571	149,573
<u>雁門</u>	293,454	249,000	44,454
<u>代郡</u>	278,754	126,188	152,566
<u>太原</u>	680,488	200,124	480,364
<u>上谷</u>	117,726	51,204	66,588
<u>漁陽</u>	264,116	435,740	171,624
<u>右北平</u>	320,780	53,475	267,305
<u>遼西</u>	352,325	81,714	271,611

以上各郡東漢只有漁陽略增，其餘皆減少甚多。漁陽的增加自然是因為在居庸關以東邊郡的人有徙到此處的。郭伋傳『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固然是政治的關係，但也不能說不由於鄰郡徙民流亡到漁陽的原故。但漁陽境況較好，仍然不能自給（劉虞傳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伏湛傳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其餘人口零落的地方更難想見，邊防如何能鞏固。

自然這些事實的養成決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在春秋戰國的時候關東諸侯早已目秦人為夷狄。高帝都秦中以前，左右的山東人，還勸高帝都洛陽（劉敬傳）。武帝時公孫宏主張棄朔方，昭帝時關東的儒生還輕視邊郡，從鹽鐵論中可以看出來。光武即位以後所親信的陰樊鄧李諸族都是關東富豪，有田產在洛陽，和宛，更非高帝時無恆產之關東人可比，願為鞏固西北邊防而都長安；所以雖有遷返長安的議論，終究不克施行。而棄邊郡與否的事，在東漢也是重要爭執問題之一。以下的議論可以代表兩方的意見：

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其田土地肥壤，灌溉流通，如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馬援傳）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兩無相保。』議者咸同。詔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拓土宇，劬勞而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

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擾三輔爲腹心之害，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使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後漢書處詡傳）龐參河南緱氏人……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役，內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飢敝？……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繁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後漢書龐參傳）

以上可以代表兩方面的意見，但後漢的執政權者總是關東人，自然疲弊關東以事邊郡，不爲關東人所同意的，所以遷徙邊郡便屢屢成爲事實了。邊境人口漸減，結果不能自守，所以不得不利用羌胡鮮卑互相嫉惡的弱點，來行以夷制夷之計。當時或使其互相攻擊，或竟徵募爲兵卒，西漢北軍和屬國的胡騎決不能喧賓奪主的，東漢後來便有董卓以羌胡兵入洛，漢家天下竟從此結局。但這還不算厲害，五胡亂華還是這次種因也（參見晉書載記序）。

此外我們應當注意的便是河西四郡，照郡國志所載，順帝時的口數固然較西漢爲少。但其減少的數目，遠不能與其他各郡成比例。敦煌僅減少九千一百人，在涼

州諸郡所減的數目爲最少。我們可以想到造四郡的比較安定。後漢書孔奮傳：

『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曰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

卽其顯例。又其地當東西之衝，而『西域殷富，多財寶』（李恂傳）。則其地人民之生活，除墾田外，又可以商業來維持。在安定和殷實生活之下，自然可以在喪亂之際而維持舊有的人口數目。此後到晉末之時，五胡亂華，中原雄桀，不是胡虜卽是胡化的漢人，而據此土的居然能有張軌和李嵩，不維是純粹的漢人，而且是積學之士。則其地不維對於西方文化的介紹，值得我們的注意，而對於中國文化的保存，也是不容忽視的。

關中的人口與徙民

西漢的徙民，是繼續秦時的政策。當時的方式有兩種：第一徙民於關中，第二徙民於邊郡。在秦時徙邊者爲罪人：

史記商君傳『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又使蒙恬渡河取商闕，……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

而徙關中者，則爲豪富：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天下大定……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徙民於陵墓也是秦的事情，和徙民咸陽情形相同的：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作麗山發北山石槨……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

至於徙民於邊郡爲的是『實邊』，而徙民於關內則爲『強幹弱枝』。從鼂錯和班固所言便可看出來

鼂錯傳『錯言當世急務二事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

班固西都賦『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絳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鼂錯所說的可以算是漢代邊郡徙民的計畫書，班固所言則為西漢一代的總結束。在鼂錯以前秦是只以罪人『充軍』的，鼂錯以後才募贖罪的奴婢和不能自存的貧民。這種辦法，可以說是後世募兵制度的先聲。班固所言，分析關內徙民的種類，可以說有三種的，第一是貴族，第二是豪霸游俠之流，其三就是富有的商人，為的是『強幹弱枝』換言之就是將有地位的人，不易駕馭的人，和富人，都徙到關中。來充實京師，並消滅各郡國的亂源。（徙民時只說在關中與利田宅，而不說對於原有田宅如何處置，當然是仍歸原主。原主既徙，其在外田地的收入，也必年年運到京師，而京師更得充實了。）

現在先說關中之遷徙。

西漢關中的移民是經過班固所說『七遷』的，『七遷』便是從高帝五年起到宣帝元康元年止凡經過七代，文選李善注說：

『元帝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人以奉園陵，自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則元帝始不遷人，陪陵自元以上凡有七代也。』

漢代遷徙人民的事實據漢書所載如下：

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

高紀『四年後九月徙諸侯于關中。』

高紀『九年冬十月徙齊楚大族，昭氏，景氏，屈氏，懷氏，田氏，關中，與利田宅。』

劉敬傳『上徙所言十餘萬口。』

景紀『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武紀『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

武紀『建元三年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

武紀『元朔三年夏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

武紀『太始元年春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雲陽。』

昭紀『始元三年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昭紀『始元四年夏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

宣紀『本始元年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

宣紀『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宣紀『元康元年以杜東原爲初陵，更名杜縣，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以上者杜陵。』

由此可見徙民的目的地是在諸陵的。功臣和吏二千石願意遷移於諸陵，而豪傑并兼之家却不是願意的。吏二千石如果不願徙，還可不徙，如疏廣地節三年爲太子太傅，元康三年去。元康元年正在位，但他却未奉園陵而回故里了。

陳湯傳『萬年（解萬年）與湯議，以爲……今作初陵……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之地最爲肥美，可立縣。』

遊俠郭解傳『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千餘萬，楊季子爲縣掾鬻之。』

由是看來，當時二千石以上的官吏，遷徙到諸陵，是有得好田宅的優先權。而郡國豪俠，財產反可爲一般官吏所吞沒。他們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但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人數有限，郡國豪俠，高訾富人，方是陵墓徙民的主體。這些多數人既然都不會願意，這件事當然要『不理於人口』。在宣帝以前因爲法令嚴明，政府威信未失，雖然屢次遷徙，尙不致動搖中國。元帝以後所寬仁的只是一般官吏，在官吏方面可以藉勢力來魚肉平民，在人主方面却失去生殺之柄，甚至受顧命的太傅也不能保全，如何能制止對人民的侵奪。景武宣所用的酷吏是稟承人主的意旨，來制裁新興的豪猾和高貴富人，一種有計畫有組織的反動行爲。當時富豪勢力方才有點萌芽，

在社會中自然不算是最有力者。所以他的影響究竟不能深入整個的農村社會。元帝以後寬容政治的結果，使得官吏的貪汙激增起來，農村的生產輾轉消費到京輔的大都市裏去，供貴戚，宦官，公卿們的奢侈。直接受損害的是一般農民，間接受損害的是一般豪富。自然天下皇皇，不能終日，詆言改制之說，層出不窮。這種狀況，一直繼續到王莽篡位；及王莽篡位而不能善其後，平林赤眉之流便出來了。所以元帝一代是西漢由盛而衰的大關鍵，徙陵的事也就因此不能實行。

元帝紀『永光四年，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以元帝的節儉，而天下竟虛耗若此，可見當時的衰象了。到成帝時曾一度要徙民陵縣竟未實行。

成帝紀『鴻嘉二年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於昌陵。』

陳湯傳『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詔罷昌陵。』

元帝之營初陵，以民不堪徙而不徙。成帝時即營造陵墓之費也感覺困難了。昌陵在霸陵曲亭南，其地距霸陵不遠，其高下當然和霸陵差不多。文帝營霸陵，毫不費力，此時則『天下徧被其勞』，興衰之異簡直不可以道里計。從此以後，終漢之世不復徙民陵墓。

官吏的徙到陵墓是自願的，而豪富徙到陵墓是強迫的。所以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或徙或不徙。不過漢武以前官吏徙者較少，而宣帝時所的徙為獨多。在宣帝時官吏多隸籍平陵和杜陵，而以前並不見得有許多隸籍各陵的。這個情形我們由漢書帝紀可以看出來。武帝以前的確完全注意於『強幹弱枝』所注意的的確只是豪傑富人，而官吏不過是個附帶，所以並不提出來要徙。至宣帝時以水衡錢修平陵第宅，來優待徙者，當然有許多官吏願意去檢便宜。到徙民杜陵時更提到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可見對於官吏『奉陵邑』是十分注意的。自然除遇淡泊的如疏廣之流外，其餘自然為適合君主的意思而前往。所以徙杜陵的官吏較平陵的尤顯。這種情形之下平陵和杜陵便有不少的儒生和顯宦，人口數目上雖然不及茂陵，然而占籍二陵的人，社會地位却就高於茂陵了。

徙民的事到東漢便停止了，關中又不為國都所在，因此人口很顯著的減少，我們從下列數目字可以看出：

區域	前漢口數	後漢口數	比較
京兆尹	682,468	285,574	-396,894
左馮翊	917,822	145,195	-772,627
右扶風	836,070	93,091	-742,976

京兆最少相差在一倍以上，馮翊扶風幾相差十倍。因此便為戎狄所侵踞，至晉而不改。

晉書江統傳『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三輔。……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輿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漢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興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徂怵，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

爲國患。 中世之寇，惟此爲大。

西漢一代的經營，到東漢便完全斷送，而西漢長安諸陵的富人和游食遂移到河南和南陽了。 潛夫論卷三：

『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馭博奕爲事，或丁夫不傳犂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

文選名都篇注引王逸荔枝賦『宛洛少年，邯鄲遊士。』

古詩『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這簡直西漢五陵游俠的情形了。 由此可知後漢財富的東移。 雖然後書陳龜傳所紀三輔尚有強豪之族。 王允傳稱『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 但政治中心已移，決不是西京的豪華富盛了。

東北的中國人及郡縣設置

東北所置郡縣戰國的燕已經有了。 據史記燕世家秦始皇本紀和水經注我們知道始皇二十二年平燕以後置遼東郡和遼西郡。 據漢書武紀元朔二年東夷薺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元朔三年因公孫弘議罷去，見武紀及公孫弘傳）到元封三年平朝鮮以後又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見武紀及朝鮮傳，始元五年罷真蕃及臨屯見昭紀及後漢書東夷傳）於是遼寧吉林和朝鮮半島的大部分都爲中國所有。

傅孟真先生的東北史綱對於燕秦漢與東北關係之步驟有下列的隱括：

1. 周漢時之朝鮮（當時之朝鮮境與今不同：當時朝鮮北有今遼寧省之一部，南有今朝鮮之大半，而所謂三韓者不等。）初爲箕子後人之國，繼爲衛滿自土之地，較之南粵與中國之關係更近。
2. 燕時遼東及朝鮮之一部皆屬燕，其建置可攷者有遼東郡（見史記匈奴傳）。
3. 秦代之東北境有遼東郡，遼西郡，漁陽郡，右北平郡，皆燕時所置（見匈奴傳）更以朝鮮屬遼東外徼。 燕秦時今朝鮮西境皆臣服中國，最南所及已至今朝鮮城之南。……

4. 漢與稍向內徼守禦『復興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然遼東仍爲重鎮，有高廟。

5. 漢武時以朝鮮王右渠不恭順爲借口而東伐，定其全部，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其北境之部族皆率服，其南境之三韓（辰韓，馬韓，弁韓，）皆入貢，於是朝鮮半島與今所謂『南滿』及『東海濱州』者，皆統一於中國之治焉。

——（頁二九——三〇）

其中證據已見東北史綱今不詳引，今當注意者，即現在所謂『南北滿洲』『東海濱省』及朝鮮在漢代之前後，確長期爲中國實力與聲教所及（自然東部亞洲常爲中國文化上或事實上的殖民地固不僅漢代，茲因論漢代故斷限於此）。當時對於中國本部的關係，不下於浙江，湖南，和廣東，較之福建和雲貴，甚且過之（據今之地域較爲方便，故不從漢郡）。此等地方到魏晉尙常爲中國的郡縣，直至永嘉亂後，始沒於鮮卑高句麗（三國時公孫度對於中原的關係不下士燮，此盡人所知者）。自此以後兩廣福建因爲在南渡以後勢力範圍之內，逐漸經營與內地差異日少，而東北和朝鮮則無從過問。隋唐一統中國對東北方開始經營，尙未竣功，又起安史之亂，東北所鄰爲河北諸鎮。唐時藩鎮處在和中央對立情況之下，內受制於軍人，外和鄰鎮相妒忌，自然沒有向邊疆發展的可能。反之長江以南常在比較統一而安定局面之下，自然很容易發展。但到了宋代統一以後，連累代已經經營好的交趾變成化外了，玄菟樂浪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在周秦之際，從遼河到朝鮮早已爲中國人分布的地方，後來衛滿又帶去不少燕齊之衆是無疑義的，從東北史綱所引的揚雄方言，可以知道。燕齊人向來長於航海的，孟子稱齊景公欲『導海而南放於琅邪』可見當時環繞個膠東半島並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秦始皇時求神仙的燕齊方士，許多去海外不歸，如果對航海的事無相當經驗，決不會去。在漢書藝文志方技書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雖未曾著明作者籍里，亦可知非燕齊人莫屬。據日本鳥居龍藏滿蒙考古所考在漢以前渤海峽確已有交通。又據樂浪所載之『占天地盤』，則齊人占驗之俗，實已及於樂浪。後漢書循吏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訥都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

在這一段有幾點可以注意，第一王仲『明天文，好道術』正和史記封禪書所稱『海上方士』一類人最近。上所舉一類海上天文書一定可以利用的。固然漢志所載一定有在王仲以後的時代所作，但當時也一定早有萌芽了。第二他一去就能到樂浪山中，可見當時確有中國的居民留止，不然決不會孤立在一個異民族社會，八世而不改華風。（又魏志青龍二年及正始元年遼東流民渡海入齊郡，此雖較後之事，但亦可證黃海交通之易也）。

東北史綱云：

『所謂中國人者，指自燕齊一帶而往原以漢語爲母語之民族而言。此民族挾其文化土之優越勢力及巨大組織，東向拓置自荒古已然。所謂遼東半島者，或自始便與山東半島爲同一民族所居。至於中國內部移出之記載最早有箕子之建東封，其地域容或在鴨綠江（古名馬訾水）之兩邊。其後燕秦拓土曾越溟水（今大同江）而至洌水。遼東，遼西皆置郡縣。是則當紀元前三世紀之光景，中國勢力已拓置于朝鮮西半部，漢武之設樂浪郡，非創造事實，乃承前之再造也（詳見本書上章）。中國人勢力更東南向以入辰國，所謂辰韓實卽中國人與土著之混合國家，其語言不僅包含若干中國語成分，且包含秦人方言。後書云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孤，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魏志云辰韓……其耆老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孤，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是其顯證。燕人衛滿挾其數萬之亡人東渡溟水，代箕氏以建國，濊貊真番沃沮皆服屬，故收集之中國人尤多。逮武皇統一之後，遼外諸郡遂爲固定之建置，而夫餘句驪濊貊皆服屬焉。下至慕容氏之興四百餘年間，皆漢人拓張並穩固其勢力之時代。』（頁一一〇）

在其中尤可注意的是辰韓的問題。秦的亡人何以能成羣結隊離開秦皇帝的勢力出函谷，涉大河，而到海外去，如果不成羣結隊有相當勢力，馬韓已經是一個據有土地的部落，何以能將一半地方割與毫不相干的外來民族。我想這或者與秦的方士有關的。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二十八年齊人徐市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還過吳……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者與俱，見則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初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魚具。』

可知徐市入海曾經失敗，後再返，乃以蛟魚爲解，始皇竟信其語，則徐市必曾二次入海。言令『入海齋捕魚具』則入海者又不僅一徐市，按伍彼傳則徐市確曾『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史記封禪書亦言『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惟其託過略耳）今雖不能竟謂辰韓即屬徐市所往，但以前引王仲事例之，則秦人隨方士結隊前往捕魚具取馬韓一部，自非不可能之事（秦禁兵器，方士自不可攜以往，今既命攜捕魚具，則不僅網罟可知，古捕魚本用弓矢，見左傳桓公矢魚于棠，言捕魚具固可以賅弓矢也）。又徐市入海之處，相傳在滄州饒安（元和郡縣志），如其說果確，則入海之地亦距朝鮮爲近。

以遼外爲避難的區域，不惟秦代爲然，後世亦有之，在西漢末年遼外比較爲安定的：

後漢書逸民傳『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及光武卽位乃之琅琊勞山。』

後漢書獨行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遵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吏，烈乃爲商賈自穢得

免。』

魏志管寧傳『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郿原）及平原王烈等至遼東。』

是東北爲中原人避難之場所，本非民國以後始如此也。

東北人口歷來較西北爲稠密，東漢較西漢略爲減少，但減少的比例，亦不及西北之甚，茲將兩漢東北人口表列於下

郡名	西漢數目	東漢數目	比較
<u>遼西</u>	戶 72,654	14,150	-58,504
	口 352,325	81,714	-290,611
<u>遼東</u>	戶 55,972	64,158	+11,814 （ <u>遼東</u> 屬國戶口未計入）
	口 272,539	81,714	（此數有誤）
<u>玄菟</u>	戶 45,006	1,594	-43,412
	口 221,845	43,163	-178,782
<u>樂浪</u>	戶 62,812	61,492	-1,320
	口 406,748	257,050	-149,698

遼西戶口所以減少的，固然由於東漢邊郡人口的數目大略均較西漢爲少，遼西不能外其例。但遼西的且慮，新安平，柳城，狐薛，文成，綦，均省去，而昌遼，賓從（改名賓徙）徒河又改屬遼東屬國，以前所有的十四城，現在只餘五城了。所以人口減去二十餘萬。

遼東本有十八城，東漢只餘十一城（候城改屬玄菟，續漢志在遼東亦載此縣，應刪，則遼東僅十城而已，見錢氏攷異及後書集解引馬與龍語），其中候城，遼陽，高顯改屬玄菟；房，險瀆改屬遼東屬國，遼隊，居就，武次省；所去的戶口當然很多。但續漢郡國志所載戶數，較漢書所載尙有增加，可見內郡移居者的多了。至於口數較少，大抵由於數目字的錯誤。據續漢郡國志所載，遼西的口數爲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遼東以戶數也是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兩個相鄰的郡，在同一個時期，人口數目完全相同，天下決沒有如此十分湊巧的事。其中數目字有誤，大概是可以斷定的。我們從戶數的增加看來，口數也一定是增加的。當然這時候玄菟和樂浪也許

有相當的擾亂，因此有避難到遼東去的，而玄菟樂浪的人口便因之減少。但從以上所舉的證據看來，的確也有不少的內郡人東移，不僅玄菟樂浪人西徙。

玄菟郡當漢平帝時有四萬五千戶二十二萬口順帝時僅得七千五百戶四萬三千口，僅當前戶數三十分之一，口數五分之一。（續志戶數作一千五百九十四以之除口數則每戶應有三十人，在兩漢不論內郡邊郡均無其例，且兩漢未有千戶而爲郡者，大約『一千』以上脫一『萬』字，但此處無其他證據，只好不論戶數多少，只以口數爲準。）而其領地後漢却新增高顯候城遼陽三縣，則玄菟原有領土當然有損失的。

據後漢書東夷傳說：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而居，因名之小水貊。王莽初，（據漢書王莽傳句驪爲寇事在始建國三年）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近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騭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封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种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建光元年……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是歲宮死……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部順紀誤作郡。）

章懷注引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

新唐志『安東府南至鴨綠江北泊灼城七百里故安平縣也。』馬與龍曰（續志集解引）

『據唐志當在鴨綠江北近海處』其地當在寬甸安東附近。西安平北之小水當爲渾江南流入鴨綠江入海，則小水貊之根據地當在摩天嶺東通化柳河一帶。前漢志，玄菟高句驪下注云：『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此所謂遼水，一統志，漢志水道圖說，並以爲即水經小遼水，即今渾河。姑無論南蘇水所在何處，高句驪故城何處，渾河流域爲高句驪縣屬地，則小水貊之地望與高句

驪縣，本相銜接，故小水貊亦稱高句驪。又吳增僅三國郡縣表玄菟攷云：

『魏志東夷傳漢武間玄菟郡治沃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高句驪之東千里。靈帝安寧二年句驪王伯周降遼東，喜平中伯因乞屬玄菟。通鑑青龍元年，公孫淵置吳使秦旦等六十人於玄菟，玄菟在遼東二百里。胡注云此非玄菟舊治也，據此則漢末玄菟已徙近遼東。』

楊守敬前漢地理圖位高句驪於今吉林樺甸縣松花江曲折處，而續漢郡國圖位高句驪於今遼寧渾河發源處，大概是對的。因爲自王莽以後小水貊漸漸爲中國寇。其地在高句驪故縣之東南，若西侵遼東並經漁陽上谷而到太原，則今樺甸一帶不能西通中國，所以此地不復可守。於是玄菟郡漸漸西移，因爲棄地的關係，所以縣雖增加，而戶口則減。（安帝元初五年尚有華麗縣，見前引後書東夷傳，此縣不見續志，則順帝時已失矣。亦後漢蹙地之證也。

樂浪人口減少的原因完全由於光武的『改流歸土』政策。後漢書東夷傳。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元朔元年……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元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高句驪，自單大領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

樂浪東部都尉即蒼海郡故地，蒼海郡人口有二十八萬（見前引漢書）此時濊人無大兵革當不至減。假定平帝時其口數與武帝時同，則樂浪領西口數當爲四十萬六千七百中減去二十八萬，僅得十二萬六千七百。而續志樂浪居然有二十五萬七千可見漢人移居此地之衆了。

江漢以南之人口與開發

後漢江漢以南之郡國大概是比較前漢有增加的，茲舉於下：

郡國	前漢口數	後漢口數	比較	百分比（以前漢爲標準）
南郡	718,540	747,604	+ 29,064	150%
江夏	219,218	265,464	+ 46,246	125%

<u>廬江及六安</u>	{ 457,333(廬) + 178,616(六)	424,683	- 211,276	69 %
<u>九江</u>	780,520	432,426	- 348,094	55 %
<u>臨淮及廣陵</u> (後漢臨淮改下邳其 東部諸縣併入廣陵)	{ 1,237,764(臨) + 140,722(廣) = 1,378,486	{ 611,083(下) + 410,190(廣) = 1,021,275	- 357,213	74 %
<u>會稽</u> (後漢分其北 為吳郡)	1,032,604	{ 481,196(會) + 700,782(吳) = 1,181,078	+ 148,474	114 %
<u>丹陽</u>	405,170	630,545	+ 225,375	155 %
<u>豫章</u>	351,965	1,668,906	+ 1,316,941	477 %
<u>長沙</u>	235,825	1,059,372	+ 823,547	469 %
<u>桂陽</u>	156,488	501,403	+ 344,915	322 %
<u>武陵</u>	185,758	250,913	+ 65,155	141 %
<u>零陵</u>	139,378	1,001,578	+ 862,200	721 %
<u>漢中</u>	300,614	267,402	- 33,212	89 %
<u>廣漢</u>	662,249	{ 509,438(廣漢) 205,652(屬國)	+ 52,841	109 %
<u>蜀郡</u>	1,245,929	{ 1,350,476(蜀) 475,629(屬國)	+ 580,170	131 %
<u>犍為</u>	489,486	{ 411,378(犍) 37,187(屬國)	+ 40,921	92 %
<u>越雋</u>	408,405	622,418	+ 214,013	154 %
<u>益州</u> (後漢分其 西為永昌)	580,463	{ 110,802(益) 1,897,344(永)	+ 1,407,688	306 %
<u>牂柯</u>	153,360	267,253	+ 113,893	174 %
<u>巴郡</u>	708,148	1,086,049	+ 377,901	153 %
<u>南海</u>	94,253	250,282	+ 156,029	266 %
<u>蒼梧</u>	146,160	466,975	+ 320,815	319 %
<u>九真</u>	166,013	209,844	+ 43,881	125 %
<u>合浦</u>	78,980	86,617	+ 7,637	109 %
<u>日南</u>	69,485	100,676	+ 31,191	145 %

後漢數目不詳

同

鬱林

以上各郡除鄰近中原的九江廬江臨淮漢中以外其餘是無不增加的。增加的原因大抵有下列數點：

(1) 中原人民的避亂南遷。

(2) 中原人民的自然向南移殖。

(3) 罪人的流放。

(4) 循吏多在南方著名，足徵當時對中原人民的招集，和異族的歸化，有顯著的效果。

(5) 對異族的武功征服。

中原喪亂，江左和嶺南，因為地勢較僻而有險可守，所以往往可以據地自保。如楚漢時趙佗，吳芮；王莽時的錫光；三國時的孫權，士燮，呂凱；都是這一類的情形。因為可以得比較上的安定，所以中原人士自然要避亂南來了。漢代之以避亂南遷見於紀載的幾於舉不勝舉（三國志晉書所記避亂江南者尤多今不悉舉）例如：

後漢書胡廣傳『六世祖剛，……王莽居攝……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

又，任延傳『更始元年有會稽都尉，……時天下初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

吳志士燮傳『士燮……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

晉書儒林傳『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

晉書隱逸傳『韓續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吳之嘉興。』

新唐宰相表『姚姓……至田豐，王莽封為代時侯以奉舜後，子恢過江居吳郡。』可知在漢代以前，每遇亂事，中原人的南遷，已成通則。後漢南方人口增多，王莽時亂事自屬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人口自然的南遷，這和交通有密切關係的。楚策一云：

『張儀為秦破縱連衡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方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至捍關。』

華陽國志云：

『永興二年……巴郡太守望上疏曰郡治江州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

由是可知巴蜀舟船使用的普遍了。又史記淮南王安傳。

『伍被言吳王上取江陵木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足。』

晉釋道安高僧傳云：

『安清字世高……以漢桓之初到中夏……高遊化中國，事畢，振錫江南……行達都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祈福。』

其辭雖未必無增飾，且恐以晉人論漢事，未必盡當，然以前例證之，有舟船之利，固實情也。至於唐蒙稱下牂柯江『制越之一奇』，漢武平南越取道南海，則粵江流域交通也有相當的利便。隸釋四引熹平三年桂陽太守周憬功勳碑云：

『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源也。……府君乃命良吏……順導其經脈。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

則桂陽舟楫之利與商賈之事在熹平以前已有相當的發達，周憬乃因勢而利導之，荒僻之地如此，則衝繁者可想。許多中原氏族固有在避兵禍以外的原因，如因仕宦或避仇而往，然亦由南服開發，所以不復返中原了。

後漢書王充傳『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詳見論衡自紀篇）

後漢書方術傳『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氏焉。』

新唐宰相表『江夏李氏……（本趙郡人）昭少子就，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

又『陸氏……（本京兆人）烈字伯元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屏亭，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

又『閻氏……車騎將軍長社侯顯生穆避難徙於巴西之安漢。』

又『沈氏……遵字伯式漢齊王太傅，居九江壽春……戎字威伯……徙居會稽之

烏程。』

又『朱氏……坐黨錮誅，子孫避難丹陽。』

又『唐氏……徙居潁川……翽爲丹陽太守因家焉。』

這許多都是自北而南徙的，其由南而北者，只有嵇氏由會稽徙河內（魏志王粲傳晉書嵇康傳）而已。又江南土地的肥沃，禹貢的作者尙不明悉，但後漢時，安帝永初七年，江南的租米便可供中原的不足了。

粵江流域開發情形，自亦因長江流域的開發而增進，意林引風俗通曰：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游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人告子方死於汝南，卽遣兄伯三往迎喪，叔漢卽發，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詔書還錢復本官。』

可見中原人踪跡的遠了。

其次關於罪人的流放可由下引推知：

後書南蠻傳『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而設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則罪人之於南服影響，不可謂不大。至於罪人且有成爲富豪者，可由漢書王章傳見之。

西漢吏治著稱的多在中原，而東漢則江南以吏治稱者不少，可知江南的開發，在東漢是進行很有成效的。後漢書李忠傳：

『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日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義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其在循吏傳者，如衛觚之設置桂陽的郵驛，流民稍還，漸成聚邑。熒充爲桂陽太守，教民蠶織，北至長沙，皆得其利。任延爲九真太守，令民牛耕，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王景爲廬江太守，墾闢倍多。餘如許荆的爲桂陽太守，

孟嘗之爲合浦太守，皆有異政。其時代也都在順帝以前，當然對於順帝時人口數目的增加有不少影響。

中原人開發大江南北是自北而南自上游而下游的，長江流域最北最上游的郡爲蜀郡，故蜀最先開發，爲天下饒，而工官多在蜀。（地理志蜀郡巴郡均有工官又有橘官木官。賈禹傳『廣漢主作金銀器。』又日本人在樂浪故址所得漆器，亦題蜀郡所造。）後書公孫述傳。

『李熊復說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用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

班固西都賦：『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

可知蜀地之肥饒，與蜀地爲天下人士所豔稱了（參見高紀六年，張禹傳，文翁傳，後書廉范傳）。自從秦時用司馬錯并蜀，秦益強，富厚輕諸侯，而藉之併天下，（戰國策）漢高祖亦因之成帝業。從此以後，巴蜀成爲關中的財源。自然歷代帝王對於巴蜀的經營要特別注意，巴蜀更很快的發展起來。後來文翁治蜀藉其富饒而更加之以教誨，於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至西漢初吳王濞君臨吳國數十年，多招致天下流民游士，而江南銅鹽之利始稱饒富，自後會稽文士，兩漢均有不少。東漢會稽吳郡之分郡更是顯而易見的事。吳和蜀的立國蓋於此肇其基。至晉時文化與政治組織之正統反在此保存，亦前此所不及料者也。其中異族如山越武陵板循之類，雖未同化，但皆在窮山僻地，決不能阻止中國的開發。

東漢對於長江流域是用文治，但對於滇越仍是用武功。最顯著的是永昌郡的設置，永昌的人口有一百多萬。既不是流亡的招集，亦非內地的移殖，則非出於武力的征服莫屬。水經葉榆水注，稱馬援在建武十九年擊益州事云：

『不韋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按不韋始於秦時放呂氏之族漢武時置縣此蓋其言所屬之地）……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攻漢鹿芈民……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芈，鹿芈王與戰殺六王。……即遣使詣越舊奉獻，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爲永昌郡。』

華陽國志南中志：

『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巂諸夷封離等反衆十餘萬，多所凌破。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蜀郡楊諫將兵討之，諫先以詔書告諭，告諭不從，方略滌討。凡殺虜三萬餘人，獲生口千五百人，財物四十餘萬，降赦夷三十六種，舉劾姦貪長吏九十人，黃綬六十人，諸郡皆平。諫以傷死，故功不錄，自是後少寧五十餘年。』

因爲其民原爲土著，所以靈帝以後常有叛亂，到清代才慢慢的改土歸流。再據華陽國志，當時各郡官吏大半貪汙，這種情形也和明代的失安南，如出一軌。

至於交州領域和荆益的邊境，從巫山武陵以南，都是漢夷雜居之地。自從建武十九年馬援大舉以後（見光武紀及馬援傳），是常有叛亂的（建初元年，二年，五年，永元四年，五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元初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延光二年。）但大半用州郡兵可以討平，用不着大舉。並且常有內屬情事。（建武二十七年，永平十九年，元和元年，永元九年，十二年，延光元年，三年）可見東漢西南的問題，遠不如西北問題的嚴重。但據晉書陶璜傳說：

『廣州南岸……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桂林復當萬戶，至於服役官役終五千餘家。』

『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惟以采珠爲業，商賈出來，以珠買米。』則南海合浦到晉時尚在半開化之狀況，不能以唐宋以後情形比例的。續漢郡國志的人口，雖然較漢地理志增加，但對中原的關係，尙遠不若吳會的密切。

附記：本篇作時承傅孟真先生討論指導，作成又經羅莘田先生校閱，用志申謝。

勘 誤

第五本第二分，勞榦，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勘誤。

頁	行	誤	正
184	21	甚多。而煩費	甚多而煩費。
186	20	用鹽鹽起	用鹽鹽起
188	27	捕搏敵行	捕搏敢行
189	27	澠池之食	澠池之會
190	19	只有蜀却很相像	只有巴蜀却很相像，
191	8	沙漠	有沙漠
192	10	後書篇范傳	後書廉范傳
196	23	或竟徵寡爲兵卒，	或竟募爲兵卒。
197	7	不維	不惟
201	21	馮翊	馮翊
203	21	導海	遵海

第五本第二分，勞榦，兩漢郡國面積之估計及口數增減之推測，勘誤。

頁	行	誤	正
215	10	以三數相差不遠	若三數相差不遠